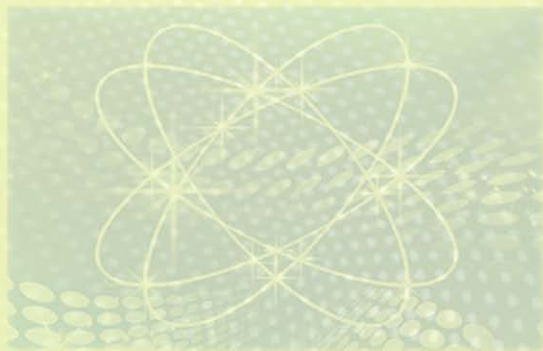


名著之旅

谋略之旅





六韬	I
孙子兵法	32
鬼谷子	68
尉繚子	84
将苑	112
三十六计	136

“武学必读
之书”>>>

六 韬

作者：姜 尚
成书年代：商 周



Rù Xuān Lǐ Yóu

入 选 理 由

《六韬》是我国一部先秦时期兵学发展的集大成之作，对后代的军事思想影响较大，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的始祖，为武学必读之书。



Bèi Jīng Sōu Suǒ

背 景 搜 索

《六韬》，又称《太公六韬》、《太公兵法》，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，在宋代被列为《武经七书》之一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注云“周文王师姜望撰”，以后唐宋诸志都承

谋略之旅

袭了这一说法。

姜尚，又名吕望、吕尚，字子牙，俗称姜太公，西周的开国功臣，齐国的始祖。周文王、周武王的首席谋士，齐文化的创始人，是我国古代有深远影响的韬略家、军事家、政治家，在兴周灭商的事业中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。他的历史地位被历代典籍所公认，儒、道、兵、法、纵横诸家皆认为他是本家人物，被誉为“百家纵使”。《六韬》全书都是以太公答文王、武王问题的形式写成，论述治国、治军和指导作战的理论、原则，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兵书。书中最突出的是阴谋权术思想。

《六韬》之名，最早记载于《庄子》。该书的《杂篇·徐无鬼》中记载战国初魏武侯的宰臣女商自称：“吾所以说吾君者，横说之，则以诗书礼乐；从说之，则以金版六弢。”唐代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引晋司马彪、崔譔注说：“金版六弢，皆周书篇名，本又作《六韬》。谓《太公六韬》，文、武、虎、豹、龙、犬也。”《庄子·杂篇》一般被认为是庄子门人或后学所著，时间在战国后期之前。这也为《六韬》一书在当时已经存世提供了重要的证据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儒家类著录有：“周史六弢六篇”，唐颜师古注云：“即今之《六韬》也，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。弢字与韬字同也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把古兵书归入其他类别并非仅此一处，而且《六韬》中有不少涉及政治问题的内容，其观点接近



姜尚

于儒家思想，因此把《六韬》列入儒家类也是合理的。

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出土的汉简中就发现有《六韬》等书，其中的《文韬》、《武韬》、《龙韬》等内容与今传本《六韬》基本相同。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竹简中，也有《六韬》的内容。这

说明，此书在西汉前期已经广泛流行。



Zuò Pīn Kuài Dú
作品快读

《六韬》一书，包括《文韬》、《武韬》、《龙韬》、《虎韬》、《豹韬》、《犬韬》六个部分，共计六十篇，约两万多字。所谓“韬”，与“弢”字相通，原义是“弓套”，含有深藏不露之意，引申为谋略。“六韬”就是论述作战中所涉及的六种

韬略。全书所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全面,有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策略、战略、军队建设、国防建设与国防动员、参谋与保密工作、军事地理以及各种战术问题,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,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。《六韬》一书不仅在中国古代是非常有价值的兵书,并且在国外影响也是巨大的。它 16 世纪传入日本,18 世纪传入欧洲,现如今已经被翻译成日、法、越、朝、英、俄等多种文字在国外流传。其中《文韬》论治国用人之道;《武韬》论攻伐用兵的之方;《龙韬》论军事组织之制;《虎韬》论备战布阵之理;《豹韬》论战略技术之用;《犬韬》论军队指挥之法。就书中内容我们只能简单地择其要点加以论述。

一、战略问题

本书的第一卷《文韬》和第二卷《武韬》的内容主要是战略问题。书中特别强调要在政治上战胜敌人,并且详细而具体地论述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是相互的。

该书秉承了孙子的观点,认为“兵者,国之大事”也,强调军事和战争关系到国家盛衰兴亡,是不容忽视的大事,它以夺取天下、安定天下为战略目标,同时,政治、经济、外交等问题的解决为战略军事目的的实现提供了前提和必要条件。

书中阐述:“天下非一人之天下,乃天下之天下也。”



《六韜》书影

同天下之利者，则得天下；擅天下之利者，则失天下”，“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。惟有道者处之”，直截了当地把争夺天下作为其战略目标。作者指出，战略的最高境界在于“全胜不斗，大兵无创”，“善胜敌者，胜于无形；上战，无与战”，意思也就是说胜利的最高境界就是不通过战斗就可以使敌

兵屈服。

为了实现全胜的战略目的，必须以强大的政治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和保障，必须实现国富兵强，同时要取得人心所向，以道义而兴天下。

姜尚认为，统治者是否贤明是国家能否安定的关键。“君不肖，则国危而民乱；君贤圣，则国安而民治”，“祸福在君，不在天时”。作为国家至高无上的统治者，应当“修德以下贤，惠民以观天道”。治理国家，必须以民为本，必

须爱民仰民，必须克制一己之私，凡事以义为先，更要顺乎民心，自己还要有所修为。要努力做到赏罚分明，轻徭薄赋，奖励农桑，抚恤孤苦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赢得百姓的拥护和爱戴，使老百姓“戴其君如日



周文王

月，亲其君如父母”。同时，必须严格遵守君臣之道，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君主要体察民情，施惠于民，臣子要恭敬服从、安心辅佐。为了确保君主的地位和权威，君主必须“亲贤臣，远小人”，对群臣和各级官吏要有严格的考察制度。此外，还必须牢牢把握住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工、农、商三大产业。只有做到这些，才能“以全胜争于天下”。

姜尚还特别强调仁人圣君在历史转折关头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，认为：“天下治，仁圣藏；天下乱，仁圣昌。”意思也就是说当天下安定时，仁人圣君就隐而不露，努力

积蓄力量,收买人心,而一旦天下大乱,仁人圣君就会奋起拨乱反正,建功立业,尽快实现天下太平,即所谓“发之以其阴,会之以其阳。为之先唱,天下和之”。为了确保胜利,要求贤君必须对整个战略形势作出准确的判断,仔细观察天道、人道,详细了解人心、人意和人情,等到时机一旦成熟,便能一举取胜。这就是书中所说的“上察天,下察地,征已见,乃伐之”。

要想取得全胜,除了不断壮大自身力量,还必须采取各种手段打击和削弱敌人。书中列举了“文伐”十二法,突出的是从外交、政治等方面采用权谋诡诈的手段,激化敌人内部矛盾,分化、瓦解和削弱敌人,为从军事上消灭敌人创造条件。作者指出:“十二节备,乃成武事。”

二、战争谋略

《六韬》强调谋略和策略的重要作用尤为突出,这与其之前的兵书相同。书中说:“不知攻战之策,不可以语敌;不能分移,不可以语奇;不通治乱,不可以语变。”战争谋略在一场战事中是死至关重要的,它是指导战争的灵魂,战场的态势和战争的胜负直接取决于谋略是否正确。

书中认为,作战的态势不是凭空制定出来的,而是要依据敌人的行动来做决定,战术的变化取决于敌我双方临阵对垒的实际情况,奇正的运用来源于将帅无穷的智

慧和谋虑。

在作战指挥方面,作者首先指出“凡兵之道,莫过于一。”也就是必须做到集中兵力,统一部署,统一行动,统一指挥。同时又强调必须依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情况,一定要遵循“凡用兵之法,三军之众,



周武王

必有分合之变”,即要灵活机动地用兵,而不能一味地死用兵,要将统一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。

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,对将领们的要求是全面准确地判断敌情,权衡我情,审时度势地把握战机,出其不意地进攻敌人。书中认为:“兵胜之术,密察敌人之机,而速乘其利,复疾击其不意。”一旦战机到来,指挥官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迟疑,必须坚定、果敢地做出决定,下达命令。正如书中所云:“用兵之害,犹豫最大,三军之灾,莫过狐疑。”同时还必须保证作战行动的迅速性和突然性,要做

到“疾雷不及掩耳，迅电不及瞑目”，兵贵神速，速战速决。

作者强调，将领在运用谋略时要争取做到神秘莫测。要想赢得作战的胜利，首先必须明确作战意图，确保作战行动的隐蔽性，重视保密工作。这一观点在本书中的《阴符》、《阴书》二篇中有所体现。其次，必须善于运用巧妙的战略伪装，以达到欺骗和迷惑敌人的目的。要先示弱于敌，以助长敌人的恃强心理和骄狂气焰，使其走向反面。书中说：“夫先胜者，先见弱于敌，而后战者也，故事半而功倍焉。”

在作战形式上，作者主张引兵深入敌境的进攻战。在全书六十篇中，就有十六篇明确提到这一观点。

此外，书中还详细列举了运用手段制造“神势”的二十六种方法，认为战争的成败，“皆由神势”。这也充分体现了该书对军事谋略是极端重视的。

三、军队建设

在军队建设方面，书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将帅问题：

1. 阐述将帅在作战中的重要作用，认为担当将帅的人选一定要慎重挑选。“将者，国之辅”，“人之司命”。“得贤将者，兵强国昌；不得贤将者，兵弱国亡”，“故置将不可不察也”。2. 将帅自身要具备良好的素质。“将必上知天道，下知地理，中知人事”。书中观点认为将帅必须具备

勇、智、仁、信、忠五种品德，同时必须尽量避免十种个性品德上的缺陷。3. 集中论述了选拔和考察将帅的八种方法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八征”，书中记载：“八征皆备，则贤不肖别矣。”4. 要求君主适当的下放权利，使将帅拥有充分的自主权，强调“国不可以从外治，军不可以从中御”，“军中之事，不闻君命，皆由将出”。5. 强调将帅统兵治军要恩威并举、令行禁止，同时要和士兵同甘共苦，“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”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稳固军心，才能使全军上下同心同德，众志成城，心甘情愿为国家效命。

紧接着作者论述了士兵的编组和训练问题：主张根据具体情况把士兵分为不同的类别，并组编成不同的分队。这样，既有利于平时的集中管理训练，又有利于战时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各自的特长。关于军队训练，书中强调士兵要严格遵守军纪、服从军队命令，步调一致。训练方法要循序渐进，不能一蹴而就，开始时进行单兵训练，然后由一到十、由十到百、由百到千、由千到万，最后开展到全军操练演习。只有采取这样的训练方法，才能“成其大兵，立威于天下”。

最后，作者详细论述了士兵将领要严格遵守战场纪律：“无燔人积聚，无坏人官室，冢树社丛勿伐，降者勿杀，得而勿戮。”这样才能使“天下和服”。

此外，作者在《王翼》篇中还集中论述了要建立军队

指挥机构。书中这样记载：“王者帅师，必有股肱羽翼，以成威神。”将领的主要职责是统领全军，因此要通晓和了解各方面的情况，专精某项专业知识和技能是不可取的。为此，必须建立一个体系完备、职能齐全的参谋辅助机构，以此来招揽各方面人才，辅佐将帅指挥战争。文中对这一所设机构的人员、名称、职责和数目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说明，这种观点和理论的提出在我国古代兵书中是很少见的。

四、国防建设和国防动员

国家的防务即为国家建设的首要。国家的疆土、人民、财富和文物如果没有相应的武力保护的话，就不会有安全的保证，经济上也不会持久，更不会健康而有序地发展，民族的尊严就会受到损伤，民族地位就会发生动摇，国家疆土就会被践踏。因此，国防建设是事关国家安危的重中之重，是军队进行战争的前提。合理完善的国防建设能保证人民的安全和国家领土的完整，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。《六韬》中关于国防建设这一方面就有精妙的论述。

书中强调，即使是“天下安宁，国家无事”，也要居安思危，未雨绸缪，常修“攻战之具”、“守御之备”，以防患于未然。作者认为：“战攻守御之具，尽在于人事。”应当实

行寓兵于农、兵农合一的政策。平时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器具,战时可以作为武器装备来使用;平时用于生产的技术,战时可以作为战斗技术来运用;平时的地方行政组织,战时可作为军事组织;平时的各种农业设施,战时可以用作军事工程。总之,只有使人民“遂其六畜,辟其田野,安其处所,丈夫治田有亩数,妇人织纴有尺度”,才能实现富国强兵,天下太平。

在加强国防力量建设的同时,还要在武装力量的动员上实行“分合之变”:部队平时分散驻守于各地,战时则迅速聚合起来,共同作战。集结的地点和时间由将帅确定后,再通知所属的各部将领,除此之外,还要严格制定军纪,实行赏罚分明,奖励先期到达者,严惩逾期到达者,这样的做法很容易实现作战时“远近并集,三军俱至,并力合战”。

五、战术问题

《六韬》用了三卷的篇幅,从各个方面论述了作战形式的战术问题,其篇幅大、内容广、论述详,这在先秦兵书中是史无前例的。

书中对战机的把握非常重视,论述也较为详细,认为:“夫欲击者,当审察敌人十四变,变见则击之,敌人必败。”所谓“十四变”,是指在作战时最有利于打击敌人的

十四种战机,包括“人马未食”、“敌人新集”、“地形未得”、“天时不顺”、“将离士卒”、“疲劳”、“不戒”、“奔走”、“不暇”、“乱行”、“心怖”、“济水”、“涉长路”和“阻难狭路”。

书中对阵法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:“凡用兵为天阵、地阵、人阵”。天阵,则是指根据观察



《武经七书》书影

到的天相布阵;地阵,即依据各种地形布阵;人阵,是指根据士兵所持有的武器装备和部队的实际情况布阵。

书中还列举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作战形式,如伏击战、防御战、突围战、攻坚战、运动战、遭遇战、突击战、夜战以及防止火攻的战略战法等等。详尽精辟地论述了每种作战形式的战术。比如说,要运用防御战时,就要遵循“以戒为固,以怠为败”的原则,要有严密的警戒,口令暗号要提前规定好,随时作好战斗准备,这样才能使每一位士兵提高警惕,使敌人无机可乘;进行伏击战时,“必于死地”设置埋伏,充分运用各种手段,把敌人引进我们的范

围之内，然后予以歼灭；在攻打敌方城邑时，一要加强兵力，提高警戒，扼守交通要塞，把敌军外援统统切断。二要“为之置遗缺之道”，引诱敌人出城，把握好时机，把敌人一举歼灭。三要把城中的敌军团团围住，和敌军的援军进行周旋，使之让城中的守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，并在周旋中阻击和消灭敌方援兵等等。

书中强调了对地形的利用也是非常重要的：“凡深入敌人之地，必察地之形势，务求便利。”意思也就是说，如果要想争取战争的主动权，要想取得全胜，除了要占据有利的地形以外，还要善于利用各种地形。文中对各种各样的地形进行了描述，如江河湖泊、草地沼泽、深谷山林、一览无余的无隐之地等等，以及在这些地形条件下应采用怎样的战术，也都一一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讲解。书中把车兵、骑兵、步兵各自的特点、作用以及三者之间作战能力的对比进行了精辟的论述，强调在战斗中应发挥各自的优势，特别要讲究协调作战，这些都充分地反映出战国时期的军事领域中已发生了新的变化。作者指出：“车者，军之羽翼也，所以陷坚阵，要强敌，遮走北也。骑者，军之伺候也，所以踵败军，绝粮道，击便寇也”，“步贵知变动，车贵知地形，骑贵知别径奇道”。诸兵种一起作战，相互配合，扬长避短，这样才能确保战斗的胜利。

此外，书中还介绍了战场上侦察了解敌情、观察敌人

并猜想敌军布阵的方法。作者认为：“胜负之征，精神先见”。通过各种方法对敌军士气、阵势、军纪进行侦察和了解，以此判断敌人的强弱胜败、敌营的虚实、敌军的动向等，然后采取相应的战术打击敌人。



庄 子

《六韬》

一书在流传过程中，曾被改订过编次，内容也损坏多处。晋司马彪注《庄子》，谓《六韬》“文、武、虎、豹、龙、犬也”，说明在当时

流传的《六韬》是六篇或六卷，但是各卷的顺序和现在的版本并不是完全相同的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曾有记载，说《六韬》为五卷，下注“梁六卷”。新旧《唐书》都记为六卷。唐初《群书治要》节抄《六韬》，把《文师》作为全书的序，但这篇文章并不属于《文韬》；《论将》、《选将》二篇被列入《武韬》，而不在《龙韬》之中。这些都和现在的版本存在